

元帅夫人 传

总顾问：李德生
赵云声 王红晖/主编

[共和国元帅夫人們的纪实追踪]

下



中共党史出版社

元帅夫人传

—— 下 册 ——

总顾问 李德生
主 编 赵云声
王红晖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3 年·北京

红军女英雄 元帅贤内助

——罗荣桓元帅夫人林月琴

君挺 舒彦

一 延河浪漫曲

提及延安、延河，人们的眼前便会浮现出那巍峨的宝塔，恬静的枣园，沸腾的南泥湾；联想到这里是革命的圣地，红色的摇篮，中国共产党莫过于西北的大本营……

然而，人类生活是立体多彩的，即使是“圣地”、“大本营”，其生活的色彩也不是单一的。这座隋唐时代置郡设州的古城，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首府，也曾是比翼鸟频频齐飞，并蒂莲屡屡开放之地。延河，宝塔，不知谛听了多少情人的悄悄话；王家坪，杨家岭，难以计数目睹过多少俊男倩女的新婚大典。

共和国开国之初的元帅、将军和党政高级官员们，有一大批是在延安办成了自己的“终身大事”：邓小平——卓琳，彭德怀——浦安修，贺龙——薛明，徐向前——黄杰，王稼祥——朱仲丽，罗瑞卿——郝治平，陈赓——傅涯，王树声——杨炬……还有此后爬上“第一夫人”、“第二夫人”高位的江青、叶群，延安无疑是她们人生道路的转折点。

本文的主人公林月琴，如今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当接受作者采访时，谈起延河边那段罗曼史，谈起她的白马王子罗荣桓，眼神

顿时矍铄闪光,平静的语气中充满了激越的情怀……

那是一个多么难以忘怀的春天啊!

1937年初,在中央妇女部工作的林月琴,随中共中央机关由瓦窑堡来到了延安。此时,中国的政治局势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持续多年的内战基本停止,国共合作、举国抗战的局面正在形成,延安处于相对和平的环境。一大批红军干部和来自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和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林月琴参加红军6年来,已历经从鄂豫皖根据地到川陕边区,又从川陕边区到陕北的两次大的战略转移。如今,颠沛流离的生活暂告结束,并且有了一个难得的“深造”机会——被选调到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在这里,她第一次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础知识和党的历史,观察问题、认识问题的能力和思想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几个月的党校学习,可远不止这些“共性”的收获。

这一年,延安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春节刚过,太阳暖融融的光辉融化了延河的冰层,灿烂的野花点染着山山岭岭。王家坪山脚下的一片桃园,随风摇曳的桃树枝,布满了含苞待放的蓓蕾。大西北也有桃红柳绿、莺飞燕舞的好时光。在这令人陶醉的季节里,人们都在为“一年之计”忙碌着,播种着五谷,也播种着爱情。

延河岸边,十几个红军干部在紧张地工作、学习了一周之后,谈兴正浓地散步、聊天。他们中有罗荣桓、肖劲光、罗瑞卿、张爱萍、冯文彬、莫文骅、许建国……,他们年龄虽不过30岁上下,但都已历经百战。罗荣桓35岁,算是老大哥了,时任红军后方政治部主任。这些年轻人在一起,无所不谈,近期的热门话题是婚姻大事,因为他们中的许建国刚刚和中央党校的刘桂兰举行了婚礼。

“许建国,咱们当中你是小弟,可别娶了媳妇忘了诸位大哥哟!”爱开玩笑的冯文彬率先向新郎官“发难”。

“你好几次没和我们这些老战友一块散步,是被新娘子缠住了吧?”

大家都是单身汉，便集中目标，你一言我一语地逗起了许建国。冯文彬适时转移火力：“甭说别的，老许找对象有了经验，得让他给咱们罗主任张罗一个！”

“对，罗主任在这件大事上最缺乏进攻精神，非得有人帮忙。苟富贵，勿相忘嘛！”

许建国原是红三军团保卫局长，在红军大学学习时与罗荣桓是同期学友，还曾是罗荣桓的老部下。长征开始时，组建红八军团，罗荣桓是政治部主任，许建国是保卫局长。对老战友的婚姻，他还真当成了一件急事、大事呢。

许建国的爱人刘桂兰是个口直心快的热心肠，听许建国一说，马上表示：“这个红娘我是当定了！”

刘桂兰原是红四方面军的女战士，和林月琴一起经历过艰辛的长征，此时又同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她早就为林月琴的婚事留着心呢。

说实在的，当时的延安，男多女少，年轻姑娘可是个“宝”。特别是原红四方面军的一批女战士，以及从内地到延安的女青年，更成为许多未婚红军中高级指挥员择偶的理想目标。林月琴，时年22岁，正值芳龄，端庄秀丽，而且已有七八年的革命经历。刘桂兰心想：凭这条件，一定得为她找一个如意郎君。金杯配玉盏，瓦盆子配粗碗嘛！

丈夫一提起罗荣桓，刘桂兰眼前马上出现了那位戴眼镜的后方政治部罗主任。刘桂兰听罗主任作过报告，有过一些接触，断定他这个人非常老练雄厚，而且还知道罗荣桓是个大学生，大学生出身的红军高级指挥员并不多见。

“罗主任和我的同学林月琴倒是顶合适的一对。”刘桂兰终于把她所认识的女友中的“尖儿”捧了出来。以前丈夫请她给某某、某某介绍对象，她对男方没有一个清晰的美好印象，可不肯说出林月琴的芳名哩。

“你还是真有力气，他俩确实十分般配。人常说‘有情人终成眷属’，我们得让‘有缘人先有情’才行啊！”许建国和刘桂兰那天晚上商量了好久，连怎么让两人见面的细节都计划了一番，他们似乎比自己结婚时还兴奋，盘算着如何把这件成人之美的好事办得圆圆满满。

第二天恰好是星期日，延安的红军总部和各机关、学校已实行了六天工作制。假日里，老战友们常常相互走访、聚会，除了在一起谈论国际国内大事，交流工作、学习中的收获，轶闻趣事、婚姻恋爱则是年轻人永恒的话题。

这一次，许建国、刘桂兰夫妇可专为罗荣桓的婚事登门来的。后方政治部位于延河边不远的延安师范旧址，隔河相望，可以看到小卞沟的一所教堂，那里就是中共中央党校所在地。许、刘二人走进罗荣桓的窑洞时，冯文彬正在和罗荣桓聊天。

“老许今天把夫人搬来了，肯定有好事。”冯文彬似乎是这里的主人，张罗着给客人让座、倒水。

寒暄了一阵，许建国夫妇便直抒来意，把林月琴的情况介绍了一番。罗荣桓一听是给自己提亲，黝黑的脸膛顿时有些发红，说话也不像首长作报告那么流利、沉稳了。

“这事儿，剃头挑子一头热不成，恐怕还得听一听人家的。”罗荣桓在战场上是叱咤风云的战将，在个人婚姻问题上却畏缩不前，顾忌颇多。以前也曾有几个姑娘对他有那么点意思，但看到他总是那么严肃，没有一点主动的表示；而有勇气向首长们主动“进攻”的姑娘，在当时是罕见的。于是，罗荣桓便成了非有人帮忙的“困难户”。困难原因，除了性格方面的因素，还在于他常处于工作紧张、繁忙状态，一忙起来就无暇顾及个人的事了。

听罗荣桓说话一点也不干脆，坐在一旁的冯文彬沉不住气了，自告奋勇地站起来，要陪同罗荣桓去与林月琴见面。

“又不是给你提亲，你着哪门子急呀？”刘桂兰笑着数落冯文

彬。

“他不是脸皮儿薄吗？我去给他壮壮胆。再说，我也可以见习见习，一举两得嘛！”冯文彬的话把大家都逗乐了，气氛也活跃起来。

刘桂兰心中早有了一个“小九九”，她俨然以过来人的身份告诫冯文彬：“心急吃不得热豆腐。办这事可不能像打仗冲锋，驳壳枪一挥就往前冲，还不把人给吓跑了！罗主任脸皮儿薄，多数女同志脸皮儿更薄，总得给人家个抹弯子的时间吧！”他们商定，先不向林月琴挑明，由刘桂兰以同学的身份邀林月琴去她家作客，让“有缘人”在自然和谐的场合中“偶然”相会、相识，最终变成“有情人”。

又是一个星期日。不久前曾是新婚洞房的许建国夫妇住处热闹非凡，应邀前来的年轻人都兴高采烈，因为让许建国、刘桂兰请客总是有理由的：今天是你们结婚多少天纪念日！更重要的，在他们家聚会，肯定是许的男友们、刘的女友们纷至沓来，或许还会遇上什么“天赐良机”呢！

林月琴接到刘桂兰的邀请，一点儿都不感到意外，她们亲如姐妹，在一起总有说不完的话。林月琴在路上盘算着，刘桂兰结婚两三个月了，莫不是有“喜”了？

来到刘桂兰的住处，只见满屋子都是客人，多数都不认识，不由踌躇了一下。刘桂兰见今天的“主角”驾临，赶忙把她迎进屋，向大家作了介绍。

青年男女们兴趣盎然、天南海北地谈论着，其中最活跃的要数冯文彬，他今天可是负有特殊使命的。他见林月琴默默坐在一旁，便主动凑上去搭话。

“我叫冯文彬，中央组织部的。”接着他们便聊了起来。

冯文彬询问林月琴的个人经历、家庭情况、脾气爱好等等，简直是什么都问。林月琴起初也没在意，以为这是组织部干部的职业病，或许是想通过这种不拘形式的交谈了解干部情况，便很大方

地——作了回答。后来她也觉得有点不大对味,但转念又想,初次相识,彼此加深些了解,也没有坏处。在冯文彬的感染下,林月琴完全没有了刚来时的拘谨,也成了席间的中心角色。

她也注意到,旁边有一位戴眼镜的30多岁的同志,一句话也不说,大家乐他也跟着嗨嗨地笑,显得格外憨厚、朴实。林月琴凭第六感觉,察觉这人似乎特别注意倾听她和冯文彬的谈话,她讲的一切都被他听到了。

后来,林月琴几乎每周都去刘桂兰家玩。她发现,尽管客人常常有变,可那位戴眼镜的同志却总是在座。

“那位戴眼镜的同志是谁呀?”林月琴小声地私下问刘桂兰。

“他呀,就是后方政治部的主任罗荣桓同志。他还没结婚呢。”刘桂兰凑近林月琴的耳边笑着说。

“谁问你这个来。”林月琴已预感到这一切都是女友的有意安排,脸颊泛起了红晕。对罗荣桓,她过去只闻其名不识其人。如今,相互间都有了一个美好的印象。刘桂兰适时给他们作了正式介绍后,他们就常在一起聊了。林月琴感到罗荣桓是那樣的可亲可敬,爱慕之情油然而生。罗荣桓也被聪明秀丽、温柔善良的林月琴深深吸引住了,平时话并不多的他,在林月琴面前也变得颇为健谈。

瓜熟蒂落,水到渠成。许建国、刘桂兰夫妇见时机已经成熟,便直接了当地对林月琴把话挑明了,那天在场的,只有林、罗和许、刘、冯三位“红娘”。林月琴虽已有思想准备,但当这层窗户纸捅破的时候,她那俊美的脸庞还是“唰”的一下红了。此时,对面坐着的罗荣桓,似乎显得老练些,他满怀深情地瞅了林月琴一眼,林月琴顿时感到全身像过电一样,不由自主地把头扭了过去。

“好啦,别扭扭怩怩了,有什么悄悄话、甜蜜话,你们就慢慢说吧。”刘桂兰、许建国、冯文彬见鹊桥已经搭成,便嘻嘻哈哈地走出房门,屋内只剩下罗荣桓和林月琴。

这是他们第一次单独在一起。林悦琴两颊绯红，心跳加快，虽曾当过长征路上的工兵营长，算得上历经战火考验的巾帼英雄，但她毕竟生长在20世纪初的旧中国，正值芳年妙龄的姑娘，能大大方方谈情说爱的，实属不多。林月琴羞涩得一时说不出话，两眼也不敢正面看罗荣桓，只是微笑着低头搬弄着手指。

罗荣桓主动打破沉默，半开玩笑地说：“一个红军女英雄，怎么一下子变成大家闺秀了？这样吧，上次你的情况我‘偷偷听’了不少，这次该我向你‘交代’了。”

“我的家在湖南省衡山县，父亲罗国理原是一名教馆塾师，穷教书匠人不敷出，后弃教经商，家里逐渐富裕起来，跻身于乡绅之列。母亲姓贺，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八个，我在兄弟间排行第五。因我的学习成绩在小学、中学一直名列前茅，父亲便热心供我读书，并把继承家业、光宗耀祖的希望寄托在我身上。中学是在长沙上的，和毛泽东一块创办新民学会的柳直荀担任我们协均中学校长。后来，我又到青岛大学和武昌中山大学读书。我原本以为实业就能救国，想当一个建筑工程师，为国家建高楼、架大桥。我还差一点赴美留学呢。父亲为我能读大学很荣耀，他认为，一族之中出一个大学生，好比是出了个进士，很不容易。父亲准备卖掉部分田地，支持我到美国留学的要求。只因买方乘机压价，田没有卖出，没有路费，赴美留学的计划没能实现。1927年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实业救国的美妙计划成为泡影。我是在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加入的共产主义青年团，不久转为中共党员。后来，受中共湖北省委派遣，到通城县做农运工作，带领农民自卫军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跟毛泽东一块上了井冈山。开始在连队当党代表，后来在红四军当政治委员，还在总政治部干过巡视员和动员部长。长征时，先在八军团，后回到一军团。最后的一个学历是到陕北后拿到的——红军大学一科毕业生。”

“还有件事应该向你说明清楚。17岁那年，长沙中学放寒假，我回到老家南湾，家里正忙着过年和为父亲做五十大寿。同时为了把我拴在家里，继承父业，瞒着我定了一门亲事，并决定要乘着做寿和过年的机会完婚。女方是一位贫家的女儿，名叫颜月娥，比我大两岁。这完全是一桩封建包办婚姻。我当时已初具自由、民主思想，一心只想着读书求知和实业救国，强烈反对这门婚事。但反对无效，父母把一切都安排妥了，硬逼着我拜堂成亲。如果违抗父母之命，只有同家庭决裂，当时我还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求学的费用还要靠家中提供。无可奈何，只有听从父母的安排。我在革命处于最低潮时加入共产党，当时环境十分险恶，随时有牺牲的可能。我想，我这100多斤就献给革命事业了，但不要再连累家人，也应让颜月娥获得自由。在离开武昌去通城搞农民暴动时，临行前给家里写了两封信，一封是给父母的，告诉他们再也不要给我写信了，因为我今后将行踪不定，而且生死难卜，同时希望家里帮助赡养颜月娥和刚半岁的女儿的生活。如果颜月娥改嫁了，就帮助我把小女儿抚养成人。另一封是写给颜月娥的，信中告诉她，为了革命，我不知道何年何月才能回家，希望她改嫁。是否离开罗家，一切由她自己作主。既不强迫她留下，也不强迫她离开，但我们之间的夫妻关系宣布解除。从此，我断绝了同家庭的一切关系，成了一个职业革命者。”

.....

他们在一起还谈了很多很多，敞开心扉的交谈，使双方的心贴得更近，感情进一步加深，林月琴为罗荣桓的真诚而感动。他们约定，下周到延河边见面。

罕见的一场春雨，使延河水涨了不少。由林月琴所在的中央党校，到河对面的后方政治部，原本挽起裤腿即可徒涉而过，而如今已水深过腰，奔腾不息的延河竟成了他们见面的一大障碍。几个同志开玩笑，把延河比作“银河”，把罗荣桓和林月琴说成是牛郎

和织女。牛郎织女相会需要鹊桥，可这段河上什么桥也没有。过河的办法倒是有一个，那就是骑骡马过河。但骡马都配属在部队，罗荣桓原有的一匹小黑骡子也上交了。

眼看着一对情侣难以相会，同志们当面跟罗荣桓开玩笑，可暗地里为他想办法。有一次，后方政治部的两个巡视员到王平任政委的第二十五军第六团检查工作，说起罗荣桓因没有马骑见不了“织女”的事，王平听了哈哈大笑：“这下我可要敲罗主任的竹杠啦，我这里的马可不能白做红娘，得让罗主任先支付喜酒钱！”说笑间，王平亲自挑选了两匹好马送给罗荣桓。

看到两位巡视员带回的两匹高头大马，罗荣桓喜上眉梢，心里充满了对同志们的感激。当天晚饭后，他便骑上一匹大白马向河边奔去。警卫员急忙跑步跟上，他的任务是要时刻保卫首长的安全。罗荣桓回过头，对警卫员说：“我在河边练骑马，你不用跟了。”

从那以后，罗荣桓几乎每天傍晚都骑马淌过延河。每当有人找罗主任，问到警卫员时，他总是回答说：“罗主任练骑马去了。事不急就等一等；要有急事，我马上叫他回来。”这是罗荣桓交待给他的。好在延安正处于平静的环境，少有“十万火急”的事。

也有的人心里纳闷：从井冈山、长征路过来的罗主任，难道还能不会骑马？

这件事，只有河对岸的“织女”最清楚。“晚饭后”已成了她每日的“七月七”；大白马，则是她心目中的“鹊桥”。每当日落西山，火红的晚霞映照大地的时分，林月琴就会从小卞沟教堂的窗户朝延河边望去。只要看到那匹雪白的大马过了延河，她便悄悄关上窗户，走出党校大门，去迎接她的“牛郎”。延河岸边，踩出了一串串深浅不一的脚印。浩荡东去的延河水，每日都欢快地唱着歌为他们祝福。

罗荣桓和林月琴这对革命伴侣，面对奔流不息的延河水，以他们独特的语言立下了海誓山盟，商定了结婚日期。

有一天,罗荣桓的老战友何长工来到了后方政治部。他们都是井冈山时期的红军党代表,何长工比罗荣桓大两岁,彼此感情颇深。何长工一把抓住罗荣桓的肩膀说:“嘿,你这个罗老弟啊,把我们的林姑娘拉跑了也不打个招呼,看日后我怎么罚你!”其实,何长工近日悉知罗荣桓即将和林月琴成亲的消息,今天是特意提前来贺喜的。他告诉罗荣桓,林月琴有一段时间在自己部下工作,是个特别忠实积极、吃苦耐劳、严守纪律的好干部,而且有相当强的组织领导能力。

.....

“能有这样一位女同志作终身伴侣,是你罗老弟的福份哩!”两位老战友的一席长谈,使罗荣桓对林月琴有了更深的了解。

此前,罗荣桓感到自己年龄大十来岁,总把林月琴当成一个理应受到保护和照顾的小妹妹。如今,个儿不高,留着齐耳短发,一双眼睛炯炯有神的林月琴,在罗荣桓眼前的形象也变得高大起来:这位文弱秀气、亭亭玉立的女子,原来也曾经历过战争风雨的磨难!

爱情,是一个非常美妙甜蜜的字眼。延河水可以作证,三十有五的罗荣桓,为能找到林月琴这样的伴侣,那些日子常常夜不能寐;宝塔山亲眼所见:二十二芳龄的林月琴,为能嫁给淳厚朴实的罗荣桓,那些日子的眼神似乎总是闪着异彩。

噢,这乃是非同寻常的战神之恋!她像爱情诗讴歌的那般纯洁、执著和火热;随着时间的考验,她还将显示出高尚、无私和永恒的特质!

春风得意马蹄疾。罗荣桓和林月琴的结婚报告获组织批准,罗荣桓的大白马今天似乎也特别兴奋,因为它刚完成了一件驮载双人的光荣任务:一大早,罗荣桓就去河对岸接林月琴,听骑在背上的一对情侣说,今个儿要把洞房好好布置布置。

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自古被称为人生中的大喜事。

后方政治部院内的两间北房，平时是罗荣桓的办公室兼宿舍，马上就要成为结婚用的新房了。未来的女主人整整忙了一天，她把罗荣桓使用多年的狗皮褥子拿出来翻晒，又将那床毯子用碱水好生地洗了一洗。两张铺板拼成了他们的婚床。一张从老乡家借用的黑漆方桌，一把老式木椅和一个脸盆。刘桂兰和其他几个同志赶来帮着糊上新窗户纸，还贴上一对鸳鸯戏水的剪纸和几个大红双喜字。

1937年5月16日，是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胜利闭幕的日子，这一天正好是星期日，罗荣桓、林月琴的新婚典礼便在这天傍晚举行。

清晨，后方政治部的院子里就开始热闹起来了。远在西安的老战友宋裕和听到消息，特意从数百里外捎来了半袋洋面。白白的精面粉，在当时的延安确属稀罕，正应了罗荣桓的急。他把面粉送到伙房，全部用来擀面条，晚上请大家吃喜面。罗荣桓还把积攒的几元津贴费交给警卫员，让他到集市上去买两只鸡。

下午，宽敞的院子里垒起了大锅灶，伙房的大面板也架了起来，前来帮忙的人有十几个，有的烧火，有的揉面，有的切菜，在老炊事班长的指挥下，一切都在井然有序地进行着。

此时，一个20多岁的红军干部，骑着枣红马沿着延河边飞奔而来。他找到了延安师范旧址，直奔罗荣桓的住处。

这个年轻人，就是解放后曾被授予中将军衔、当过总政治部副主任的甘渭汉。他和罗荣桓长期在一起工作，罗荣桓在中央苏区任八军团政治部主任时，他是组织部长。罗荣桓比甘渭汉大6岁，把他当成革命的小兄弟，两人的感情特别深厚，行军打仗在一起，晚上经常共睡一个草铺。

甘渭汉现任红二十九军政委，从定边赶到延安参加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会议一结束便急忙赶来看望老首长、老大哥。他瞅瞅正在落山的太阳，心想天色已晚，今夜就和罗荣桓住在一起，聊它个

通宵。

甘渭汉在后方政治部的门前下马时，正在院子里的罗荣桓一眼就认出了他，急忙出门迎接，两人兴奋地握手问候。

走到院内，甘渭汉看见一个警卫员正在杀鸡，好几个炊事员忙碌着和面、擀面，感到有些奇怪，便问道：

“今天不过年不过节，怎么又是杀鸡又是擀面呀？”

“欢迎老战友嘛！”罗荣桓诡谲地笑着回答。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要来呀？”甘渭汉颇感惊诧。

“我有情报嘛！”

甘渭汉怀疑地摇摇头，莫名其妙。

“你肯定是有啥子名堂。先不管那么多，今晚算我有口福。我还得看看给我安排好了住处没有。”

他说着跨进屋内，不禁高兴地喊了起来：“罗主任，你还真有点神机妙算呢，双人床给搭好了，铺盖这么干净！”

甘渭汉按照老习惯，吩咐警卫员把马褡子搬进屋里来，他今晚要在这里美美地睡上一宿。

警卫员从马背上卸下行李，刚走到门口，被罗荣桓拦住了，他指着隔壁的一间厢房说：

“放到那边去，打扫一下，搭个门板。”

“这是怎么了？”甘渭汉心里有点纳闷，莫非是罗主任官大作风变了？他奇怪地望着往日彼此不分的老战友，有点扫兴地问：“不让我跟你睡在一起呀？”

“隔壁不是蛮好嘛！”罗荣桓笑着说。

“好久不见了，有些工作上的问题，正要向你汇报，向你请教，睡在一起才好谈啊！”

“有话明天再说。马上就要开饭了，今晚的面条管饱。”

甘渭汉依然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还想问个明白。这时候，谭政、冯文彬、许建国、张爱萍几个人都来了，望着甘渭汉的窘状、

憋样,故意不把谜底揭穿,希望这场戏继续演下去。谭政有点于心不忍,揭穿了秘密:

“你这个小甘,真是乱弹琴!人家今晚要结婚,你睡在这里算怎么回事啊?”

“小甘是想‘听房’吧?那得预先藏在床下面!”

玩笑开得有点过火了,大家一阵哈哈大笑。恍然大悟的甘渭汉指着罗荣桓,不依不饶地说:

“娶了媳妇忘了小弟,这个帐以后再算。今天晚上非得让新郎新娘多表演几个节目不可!”

当晚,皓月升空如明镜高悬,大地浴着一片银光。罗荣桓、林月琴的一些老战友和后方政治部机关的所有人员,从部长、干事到警卫员、马夫都来吃罗主任的新婚喜面。鸡块、萝卜、白菜和面条煮在一起,尽管没有丰盛的酒宴,但对于平日里老是窝窝头、小米粥的人们,已经是美味佳肴了,大家吃得是那样香。

“一碗不够,再来一碗!”甘渭汉高声对着埋头吃面的罗荣桓“发难”了,“下一碗,得让新娘嫂嫂给盛,大家同意不?”

“好主意,新娘盛的面格外香哩!”响应者还真不少。

林月琴主动站了起来,接过甘渭汉的海碗,佯装嗔怪地说:“小甘子,刚认识嫂嫂,就给嫂嫂出难题啦?面是管够,可小心别吃撑了肚皮哟。”

婚礼尽管非常简单,但气氛却十分热烈。同志们按照革命队伍的规矩,没人带什么礼品,但他们都带来了美好的祝福:祝新郎新娘恩恩爱爱白头偕老!愿新郎新娘早生贵子,革命事业好有接班人……

延安的春夜是迷人的,新婚之夜更是终生难忘。林月琴自投奔革命以来,一直以革命队伍为“大家”。如今,她又有了一个“小家”。在她和罗荣桓的心里,这个“小家”永远是隶属、服从于那个“大家”的。有个哲人说过:一个人的力量是单薄的,两人合在一起

的力量,往往会产生 $1+1>2$ 的效应。在为中国革命胜利奋斗的伟大事业中,一对志同道合、并肩携手的夫妻的力量,或许也会有那样的效应吧!

二 她 from 大别山走来

自古以来,“夫荣妻贵”,司空见惯。就连标榜民主制度的美利坚合众国,某先生一旦入主白宫,其配偶便被尊为“第一夫人”,在诸多国务活动中声名鹊起。

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将帅夫人中,却有不少女中豪杰,她们不仅是丈夫生活、工作上的助手,而且本身就是一位久经锻炼、功绩卓著的革命志士。

在同罗荣桓结婚之前,林月琴就已是一个有着不平凡的革命斗争经历的红军女干部。

林月琴的家乡河南省商城县,地处大别山脉中段。县城东南五六十里路,有一个繁华的小镇,因毗邻一条清澈的小河,得名南溪。1914年1月,林月琴就出生在这里。南溪距安徽西部的金寨仅一二十里,后划归金寨县。有的书上称林月琴是安徽金寨县人,原因盖出于此。实际上,当年的金寨(又称金家寨),只是一个比南溪略大些的小镇。1932年设县,以国民党军上将卫立煌的名字命名,称立煌县。新中国成立后,改称金寨县。

林家在南溪是个大族,设有林氏祠堂。林月琴的祖父是小商人,做面食生意。生有三个儿子,长子林维尹即是林月琴的父亲。他幼读私塾,打得一手好算盘,长大后便在南溪街开了一家杂货铺,字号称“林广顺”,经营油盐酱醋、布匹百货、山区特产等,因经营有方,生意还颇兴隆。

南溪虽属山区,但并不闭塞,它距华中大城市武汉的直线距离

不到 200 公里。林氏在南溪的两家字号——“林广顺”、“林义泰”，经常到武汉进货。武汉乃九省通衢之地，不仅是华中的商业、工业中心，而且是中国近代史、现代史上的革命策源地之一。林维尹识文断字，他不仅从大城市为山区小镇贩来了百姓喜爱的新颖商品，也在那里耳濡目染，接受了许多新思想、新文化。

林月琴的母亲，是南溪附近余树湾人，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妇女一样，除了当姑娘时的小名以外，她没有自己的正式名字，只能按习惯称之为林余氏。这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式的中国女性。丈夫经常外出贩货，铺面和家务全要她操持。她养育了两女二男。林月琴是长女，从小就成了妈妈的好帮手。

20 年代中期，伴随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胜利进军，大革命的浪潮汹涌澎湃，商城地区也布满革命的火种。南溪、汤家汇、丁家埠、金家寨一带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1927 年 6 月 22 日，农民协会的二三千名会员，高举红旗，手拿镰刀、斧头、火铳，在南溪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集会，“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天下农民是一家”等革命口号响彻大别山麓。

大革命期间，思想进步的林维尹十分活跃，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他的家位居冲要，前面是门市，后面还有两个小院和两排房，便于掩护，成为当地革命活动的一个据点。林月琴小时常看到一些身穿长袍的陌生人来找父亲，说是谈生意的商人，实际上大都是党的地下工作者。

林家后院的西厢房，既是党的地下工作人员经常集会的地方，也是油印红色宣传品的工作间。林月琴的大弟弟英仲是个哑巴，但人非常聪明，能认字，会刻腊板。父亲把刻、印传单整个任务交给英仲。这有利于保密，即使敌人侦破，也无法向哑巴要口供。

林维尹对女儿寄予厚望。在重男轻女，信奉“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社会氛围中，他冲破陋习，主张让女儿学些文化。

南溪镇上开办了一所明强小学，设在詹氏祠。林月琴 10 岁